

第一章 穿進古早狗血文

「要我離開可以，我不拿休書，我要和離。」

這是鍾靈在搞清楚自己眼下的情況後，對司霆說的唯一一句話，然後那男人便氣得拂袖而去。

沒有了打擾，她剛好藉機養傷，趁著自己還是馬幫四少夫人時，什麼湯藥補品來者不拒，就算唯二服侍她的朱嬾嬾和丫鬟杜鵑企圖替她揉開背上淤傷，痛得她哭爹喊娘，這樣的療程她也咬牙撐下。

因為她本來會死的，沒死，這條命就是撿來的，自當好好珍惜。

胡裡胡塗地過了十餘日，她終於可以下床走幾步，在床上緩了幾口氣，鍾靈才扶著床沿起身，開始仔細打量自己養病的這個房間。

身為馬幫四少夫人，住的地方那是寬敞大氣，雕花窗櫺石板地，烏木妝奩羅漢椅，她好奇地摸了摸牆角及腰的五彩琺瑯大花瓶，又無聊地把玩了下妝檯上的幾朵絲綢頭花和木篋子，最後幽幽地嘆了口氣。

她，真的穿書了啊！

來自現代的鍾靈，是一名建築師，因為過勞失去意識，再次醒來時卻人事已非。一張張陌生的臉，一幀幀古代風景，還有原本細瘦矮小的身材，變得高挑勻稱，再加上自己這張似有異族血統深邃妍麗的陌生臉龐，在在提醒了她，這是另一個時代，另一個人。

彼時她剛由傷病中清醒，就被一名樣貌出眾的男子扔了一張紙在臉上，她莫名其妙地拿起紙一看，是張休書。

從休書上她知道了他叫司霆，而自己穿入的這具身體主人同樣叫鍾靈，是司霆的妻子，而那男人義憤填膺的敘述，因為原主嫉妒他對表妹袁柔依太過呵護，在袁柔依因故流產後，對其冷嘲熱諷，所以原主被氣不過的馬幫三少雷傲宇打了一掌，而他當即決定休妻。

乍聽這些訊息，其實鍾靈是傻眼的，她總覺得司霆、袁柔依、雷傲宇這些名字很耳熟，休妻的橋段也頗有印象，最後靈光一閃，突然想起自己少女時代很愛看的一套羅曼史《霸道少主愛上我》。

這些人不就是《霸道少主愛上我》的主角群嗎？

那個年代十分流行各類霸道總裁、殘酷貝勒、邪佞少主與美麗柔弱小白花女主角的配對，而這套《霸道少主愛上我》更是經典中的經典，說的便是風家坪馬幫四位少主——風夔、雲從龍、雷傲宇與司霆，合稱「風雲雷電」與女主角袁柔依的情愛糾葛。

少女時的鍾靈花光了所有零用錢預購套書，等了一個多月才到貨，所以印象深刻，尤其書中一個配角與她同名同姓，是四少司霆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不過在被休棄之後，因著馬幫勢大，眾人認為她必是德行有虧，她擔著一個棄婦的名聲不容於世，離開馬幫時身上的傷都還未痊癒，無人幫扶聞問，最後默默地死在了風家坪的一角。

風家坪隸屬秦省華州，位於黃河與渭水交匯處附近，大小約莫一個鎮，全是風家

馬幫的地盤，住在這裡的若非馬幫弟兄或眷屬，就是靠著馬幫吃喝的老百姓，四位少主在此地說一不二，他們厭棄的人，自然沒有好下場。

也就是說，原主在整本書的篇幅，大概只占了前兩章左右，就下去領便當了。想通了這環節，由現代而來的鍾靈冷汗都要滴下來，因此極為抗拒被休棄這回事——縱使她根本也不想與一個陌生男子繼續做夫妻，更不想摻和進他們風雲雷電與袁柔依轟轟烈烈的愛情，但至少小命要保住啊！

改成和離，至少名譽勉強還在，她不會成為眾人唾棄的無德之婦，在風家坪起碼能安身立命，讓她被趕出門不會直接斷糧。

鍾靈走到窗邊，出神地看著窗外風景，春風冷冽刺骨，一如她內心寒意，自己在這古代的未來，究竟會怎麼樣？

這裡屋子與屋子挨得很近，卻不相連，兩戶之間都隔著一臂寬的青石步道，縱橫交錯。

就她這個建築師的專業眼光，一眼就看出其中的防火巷功能，畢竟風家坪位於陝南，氣候乾燥，一點火花都容易漫成滔天大火。

而離她最近的對門不知誰住的，過年窗花貼的是可愛的喜鵲，還掛著粉色紗幔，兩邊窗對窗只隔著一個封閉的方形小院，嗓門大一點都可以直接開聊，她由這個繡窗扔東西過去，都有信心能打中對方掛在屋簷上的紅燈籠。

此時，突然鍾靈的房門被不客氣地推開，門扉撞到牆上，發出了巨大的聲響，還沒看清楚來人，她感覺到一隻大手擒住了她的手臂，很用力，很痛。

「妳盯著柔依的房門做什麼？妳有什麼企圖？」來人是司霆，風雲雷電中被稱為電的那個，也就是鍾靈那個無情的夫君。

鍾靈用力地甩開了他的手，一邊揉著自己細瘦的胳膊一邊埋怨道：「你這不找碴嗎？這房裡也就一扇窗，不讓我往窗外看，你要麼封了這扇窗，要麼別讓我住這裡。你明知道鍾靈……知道我與袁柔依不和，還安排我們住在對門，是怕我們架打少了？」

司霆眼神一沉，「這是我們新房。」

也就是說，表哥表妹住得近理所當然，也不是他故意安排的。

鍾靈更無語了，原主住新房天天與袁柔依低頭不見抬頭見，自己的丈夫又總是對表妹細心呵護，忽略她這名正言順的妻子，不吵才怪。

就說堂堂一個大男人，把新婚妻子和曖昧表妹攔在一塊，到底是想逼死誰？

「況且，柔依不會打架。」司霆不知她心中腹誹，又可惡地補了一句。

鍾靈挑了挑眉，「所以我會？」

這會兒換司霆無語了，畢竟鍾靈雖對袁柔依沒一句好話，但始終沒動過手，這也是他們還留著鍾靈一命的緣故。

「那你管我窗戶往哪邊開？你們不能因為偏袒袁柔依，就把什麼都怪在鍾靈……怪在我頭上吧？」

說真的，少女時覺得風雲雷電真是狂拽酷炫，但經過了這麼多年社會歷練，羅曼史也不再流行霸總風格，鍾靈對風雲雷電四人印象只剩一個神經病，態度自然不

會太好。

對於摯愛的女人恣意掠奪，不顧禮教律法，不是神經病是什麼？

「妳放心，我以後不會再管妳。」司霆冷冷一笑，驀地冒出了這麼一句。

鍾靈有些驚訝，之後他取出一紙契書亮在面前，她豁然開朗。

「你願意與我和離了？」她有些意外，本以為還要與他糾纏許久。

「我不放心柔依與妳如此接近。」他直接且殘酷地道，等著鍾靈跟他鬧，可不料，眼下的鍾靈卻是冷靜到近乎淡然，令他有些詫異。

鍾靈語重心長地點點頭，對他的話認同死了，「相信我，我更害怕她接近我。」與嬌弱女主角沾染上，最後都沒什麼好下場。

袁柔依是朵天生的白蓮花，只要柔柔弱弱的展現善良，那身邊的人稍微強悍些也成惡毒的，屆時風雲雷電又要找碴發飆，所以鍾靈自是能離她多遠就離她多遠。司霆以為她在諷刺，皺起了濃眉，「柔依純真心軟，與人為善，並不是妳想像中那樣……」

「對對對，你說的有道理，袁柔依那是冰清玉潔、純真無瑕、不染凡塵，猶如皚皚雪地上的一朵冰凌花，平時飲的是金風玉露吃的是天山雪蓮，清新脫俗得很，現在我們可以談正事了嗎？」都這時候了他還要置入性行銷一下他表妹的好處，鍾靈直接白了他一眼，「和離書拿來我看清楚！」

反正以後她與袁柔依及馬幫四位少主也沒關係了，鍾靈懶得與司霆爭辯，一句話堵了他接下來所有對袁柔依的讚美感嘆。

司霆面色不快，卻仍是將和離書遞給她。

鍾靈接過，越看目光越是晶亮，到最後假笑都變成真笑了。

白銀千兩，兩進宅院一戶，一個鋪面及一座百畝田莊，就是她的贍養費了，想不到這男人渣歸渣，倒是挺大方的。

鍾靈不假思索就想簽上自己的名字，想不到被他攔了一下。

「這些財物，不是白給妳的，妳須答應我幾個條件。」司霆臉色沉沉，沒錯過這女人在看完和離書後那迫不及待的舉動，心中有些沒勁。

她對他的迷戀眾所周知，如今卻這麼容易就放下，難道他還比不上這些身外之物？

鍾靈對他的神邏輯簡直佩服了，一直希望她走的是他，現在用和離書拿捏她的也是他。萬一她不答應他的條件，難道他會將和離書作廢讓她繼續留下來，對他的親親表妹不利？

要不是他囉哩叭嗦，她現在已經找來朱嬤嬤和杜鵑一起打包了好嗎？

她深吸了口氣，「你說。」

「日後不許用馬幫或我司霆的名義在外行事！」司霆沉聲道。

「可以。」

「從妳踏出此門後，永遠不許再回馬幫。」

「可以。」她求之不得，離這群神經病越遠越好。

「還有，以後再也不許妳見柔依，否則……」

「等等等一下，我不許再回馬幫，是如何有辦法見到袁柔依？你這第三個條件跟

第二個條件根本是同一件事，大哥你邏輯錯亂了吧？」鍾靈實在忍不住吐槽。司霆雖聽不懂什麼叫邏輯，卻能意會她的意思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「……我不是大哥，是四哥。」

她到底聽了什麼？鍾靈再次深吸口氣，沒讓自己原地爆炸，「你提的第三個條件，可以，接下來的四五六七八九十個條件，全都可以。」

鍾靈無語至極，決定不管他說什麼，她都答應，總之先逃為妙，這地方就不是個正常人待的。

「我可以簽和離書了嗎？」她直視著他，毫不掩飾自己的不耐。

司霆無端有種被冒犯的感覺，心中不悅，卻未再攔著她在和離書上簽字按手印，眼看她乾脆俐落的完成，然後一份留給了他，另一份自己小心翼翼地折好藏在了衣袋之中。

「妳……」

司霆還想再來一句日後橋歸橋、路歸路，各自嫁娶互不相干，但那女人已經不聽他說了，拿著和離書就像放飛了的鳥兒，直接奔出了大門，一邊還嚷嚷著——

「朱嬾嬾！杜鵑！快來幫我整理行李，咱們要搬家了……」

如果他沒看錯，她是不是還歡快地跳了一下？

司霆的臉黑了。

要說起司霆跟原主鍾靈的婚事，還得先提提馬幫四位少主的背景。

大少風夔是老幫主風揚的親生孫子，其餘二少雲從龍、三少雷傲宇及四少司霆，都是風揚陸續收養的孤兒。

因著收養後沒替他們改姓，有這般姓名上的巧合，兼之四人能力出眾，對馬幫貢獻卓越，久而久之便有了「風雲雷電」的合稱。

至於袁柔依，是風揚收養司霆時，後者帶來的拖油瓶。

司家所有親族死於洪災之中，只剩他與袁柔依倖存，小小的司霆無論如何也要帶著表妹，風揚心善，索性兩個一起收了，只袁柔依算是司霆的外家親眷，沒有納入排行。

四位少主與袁柔依一起長大，對於唯一的妹妹都極為疼愛，幾人可謂青梅竹馬。眾人都以為司霆與袁柔依日後會親上加親，就連他自己都這麼認為，可在袁柔依及笄後，行事狂狷霸道的風夔橫刀奪愛，不僅擄獲了她的芳心，也得到了她的人。司霆考量到兄弟情義，同時表明自己與表妹的清白，便避嫌似的主動求娶原主，然而同樣是在馬幫長大的孩子，原主並沒有袁柔依那樣的好運，在眾人呵護中成長，她自幼失恃，由父親教養長大，養出了一副硬脾氣，成天與人吵吵嚷嚷的，在馬幫名聲可不算好。

直到有一次馬幫運貨的船隻破洞進水，同行的鍾父到了艙底搶修，雖然緩住了水勢，卻無法止水，不過鍾父的努力讓船隻成功靠近岸邊，在最後一刻水勢衝開了那破洞，甲板上的弟兄們可輕易的跳水逃生，沒一會兒便能游到岸上，但鍾父就

沒那麼幸運了，直接隨著大船沉沒在江底。

鍾父算是以一己之力救下不少馬幫弟兄，這個惡耗卻讓原主這個硬氣的女子悲傷得大病一場，差點就沒能挺過去。

她生無可戀的模樣，讓馬幫那些受到鍾父幫助的弟兄們很是愧疚，鍾父本是幫中幹部，專門替幫中建造修繕屋宇，建造車輛船隻，做各式木工石工精細活兒等等，資歷老手藝好，地位超然，很受幫中弟兄們敬重，何況如今救了那麼多人。

事情上報到馬幫四位少主那兒後，司霆考慮片刻，便決定娶了原主。

被自己戀慕許久的司霆求親，原主心中終於燃起希望，但後來知道自己會被司霆選上做妻子，只是看在鍾父對馬幫的忠義，還有他當時也需要一個妻子做擋箭牌，表示司霆與袁柔依的清白，他對她根本沒有男女之情，原主的嫉妒與自卑便爆發了。

平時對袁柔依冷嘲熱諷只是小菜一碟，更多的是仗著表嫂的身分喝斥打壓，當袁柔依懷了風夔的孩子，卻因無法與風夔共結連理大受打擊而流產，鍾靈像是找到了機會一般，指責袁柔依婚前失貞，寡廉鮮恥，令袁柔依悲痛難當，臥床不起，險些沒了性命。

這件事讓馬幫四位少主知道了，行事衝動的三少雷傲宇氣得打她一掌，直接讓原主死去，再醒來已是現代的鍾靈，而司霆更是不假思索決定休妻。

總之書中鍾靈這個角色很單薄，性格也被作者直接又粗暴地寫得偏狹，沒有過多剖析她的內心世界，單純就是用來突顯女主角袁柔依有多麼聖母的反面對照組，若非她現代鍾靈穿書替自己爭取權益，只怕早被趕了出去。

此時眾人以為應該哭天搶地自怨自艾的棄婦鍾靈，興高采烈地帶著朱嬈嬈與杜鵑離開馬幫，來到了司霆贈送的兩進小院。

小院的位置極佳，前門面對的是連接官道的大街，治安良好；後門一開便是渭河，若擁有自家的船，還能划到黃河遊賞一番美景。

入了大門是外院，有一整排倒座房，再過垂花門則是內院，如今只有主僕三人，正房自是鍾靈占了，朱嬈嬈與杜鵑各住左右耳房，東廂與西廂暫時空置。

此外還有個後院，灶房、柴房與茅房皆在此處，綜觀屋宇久無人居有些老舊，破損卻不多，也算是司霆良心尚存。

「這個房子太好了哇！」朱嬈嬈瞧得雙眼放光。

她與杜鵑是鍾靈嫁給四少後，由幫中分配服侍的奴僕，鍾靈和離後，她們也得跟著，本以為出府後日子難過，想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居然住的房間還變大了！

「妳們覺得這很好？」鍾靈的神情卻有些難解。「咱們用水怎麼用？」

朱嬈嬈還以為娘子嬌氣，怕做重活兒，連忙說道：「這後門就是渭水，老奴可以天天去挑水打在缸裡，娘子莫要擔心。」

妳這麼說我才擔心啊！鍾靈回憶著渭水那一片黃濁，實在對直接使用河水吃喝洗漱有些抗拒。

「那桌椅床鋪呢？」她一屁股坐在太師椅上，那堅硬平坦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，還有冰冰涼涼的觸感，簡直令人坐之心寒。「硬邦邦的，坐久了不怕腰疼？」

這會兒文靜的杜鵑小小聲地開口了，「若是覺得太硬，奴婢給姑娘做幾個墊子可好？」

不好。屁股下是軟了，但腰部沒有支撐，還是一樣不舒服。

鍾靈無奈地環顧四周，「看看這正堂，關上窗便暗沉沉的不透光，容易讓人心情陰翳；通風也設計得不好，灶房一生火，若颳個西北風，咱們全都要遭殃，還有妳們不覺得……」

鍾靈用力呼出一口白氣，搓了搓手，還原地跳了兩下，「這個屋子居然沒有火炕！幸虧是已經開春了，我們還有時間改，否則是想冷死我們嗎？」

「再者最重要的茅房，妳們去看過嗎？」鍾靈完全不敢回想她方才參觀宅第時，手賤去打開茅房，那鋪天蓋地而來的惡臭與蚊蠅。

「這……」住宅久無人居，未曾打理，朱嬾嬾能想像茅房有多恐怖，她遲疑地道：

「要不老奴去尋那倒夜香的來清一清？」

「妳覺得他清完就不臭了？蒼蠅就不來了？」鍾靈受不了，那樣的茅坑打死她也不蹲。

這會兒朱嬾嬾與杜鵑一起為難了，「那怎麼辦？」

鍾靈不語，沒有再挑剔這房子，整座二進院的平面圖在她腦海中快速地轉了一遍，方道：「婆婆可認識建房的工匠？」

朱嬾嬾頷首，她在風家坪生活的時間，比大少風夔還久，可謂見多識廣，「認得認得，要說風家坪最好的工匠，當然是鍾大師傅……呃，就是娘子的父親，除他之外，就是住在西大街的林大郎了！」

「那明日便請林大郎過來，我與他討論一下這房子如何改建。」鍾靈斬釘截鐵地道。

「要請林大郎，那價格恐怕不便宜，不若找一般的工匠即可……」朱嬾嬾猶豫相勸，在她看來，修房子不就是破的地方補一補，這宅第內屋宇尚稱完整，殺雞不必用牛刀。

鍾靈驀地笑了，「四少可是給了不少銀子，別說修繕，全部推倒重新蓋一座院子都綽綽有餘。況且我想改建的內容有些複雜，一般的工匠達不到我的要求。下晌我便將草圖畫出來，明日與林大郎商討一番！」

朱嬾嬾與杜鵑聞言忐忑，娘子父親堪稱神匠，但娘子本人是否也有這個能力，令人存疑。畢竟她們也服侍娘子幾個月了，沒見過她展現這方面的天賦。

然而她們並不知，鍾靈的芯子已經換了一個人，而那個人正喜孜孜地想著，上輩子過勞死著實令人不甘心，這輩子最大的志願就是躺平。

以此為前提，居住環境一定要舒適，雖說這裡沒水沒電沒瓦斯，可她就不信憑她一個經驗豐富的建築師，還玩不起來了！

坦然迎視兩名奴僕懷疑的目光，鍾靈信心滿滿，「妳們等著看！我設計的新房子，絕對前所未有的，屆時妳們可別驚掉了下巴！」

取出鋪子及田莊的地契一看再看，同時點了點手中銀票，鍾靈再一次確認了自己真有錢，躺平生涯無虞，還可以加錢讓人趕工，便與林大郎討論起二進院的改建。一開始林大郎並不認為這前四少夫人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，但在看過她畫的草圖，聽她講解一番後，心態馬上由輕視改為滿滿的佩服。

不愧是鍾大師的女兒，他一輩子都追趕不上啊！

此番改建動靜不小，又有工人來來去去，鍾靈等三名女眷不太適合留在院裡，所以她想著先帶朱嬾嬾和杜鵑住一陣子客棧。

三女輕簡地整理了幾個包袱，帶足銀兩前往風家坪最大的福臨客棧。

因為離得不遠，她們選擇步行前往，雖然這反常的春日讓鍾靈整個人縮在大棉襖內還冷得直發抖，卻仍然忍不住地左顧右盼，實實在在的飽覽了一番古代風光。風家坪比她想像得熱鬧太多，民宅不全是矮小平房，還有不少的二層小樓，鱗次櫛比，青磚灰瓦被風沙染得有些泛黃，充滿了歷史的厚重與樸實。

走在夯實的泥土路上，偶爾一輛馬車過去，揚起塵土，讓眼前的古井、矮牆、老屋等景色看上去像掩了層輕紗，令人有種黃粱一夢的虛幻感。

終於來到了福臨客棧，是一座更令她驚訝的三層樓房，雕梁畫棟十分精緻，本想低調入住，想不到才一踏進門，溫暖的熱氣迎面而來，掌櫃搓著手親自上來迎接，口口聲聲鍾娘子極為親熱，店小二也殷勤招待，就差沒有列隊歡迎喊口號了。還沒適應由極寒到溫暖的鍾靈有些受寵若驚，「你們怎麼知道我是誰？」

「能讓朱嬾嬾這等老資格在身邊侍候的，也只有鍾娘子了！」掌櫃一臉諂媚。鍾靈若有所思地看著頗為自豪的朱嬾嬾一眼，遲疑地說道：「那個……其實我只要兩間普通房間即可，不必這麼盛大歡迎……」

掌櫃大手一揮，直接打斷了她的話，「四……呃，鍾娘子，咱們福臨客棧是馬幫最大的產業，怎麼也不能讓您住一般的房間，咱們最大的院子已經為您空了下來，您想住多久住多久……」

最大的院子？鍾靈老實道：「我沒那麼多預算……呃，沒打算花那麼多銀子。」

「住咱們福臨客棧，怎麼會需要鍾娘子花銀子呢？所有支出，我們自會找馬幫報銷！」掌櫃豪爽地一拍胸脯。

找馬幫報銷！鍾靈心中警鈴大響。

「不用了，我突然不想住客棧了。」

說完，不顧掌櫃苦苦留人，她毅然決然地帶著朱嬾嬾和杜鵑走人，那速度之快，像後頭有鬼在追趕似的。

離了客棧老遠，朱嬾嬾和杜鵑還是一臉茫然，好不容易鍾靈停下了腳步，朱嬾嬾還有些氣喘吁吁。

「娘子為何不住福臨客棧？他們已經說免費了……」

鍾靈深深地嘆了口氣，「嬾嬾有所不知，當初司靈原是要休妻，是我極力爭取，他才答應和離，而他願意和離的其中一個條件，就是日後我不許再用馬幫的名號在外行事。」

朱嬾嬾與杜鵑相當驚訝，「竟有此事？」

「是啊！要真讓那福臨客棧的掌櫃去馬幫報銷我們的住宿費，只怕馬幫會連我們三個一起報銷了。」鍾靈苦笑。

朱嬾嬾與杜鵑是知道馬幫對付叛徒手段的，聞言皆是機靈靈地一顫，無奈之餘，只好另尋他處住宿，幸好朱嬾嬾路熟，不一會兒又帶著鍾靈等人來到另一家同樣不俗的客棧。

詎料三人才踏入門，又是眼熟的那一套，掌櫃眉開眼笑地迎來，「今早就聽喜鵲啼叫，沒想到竟是朱嬾嬾帶著鍾娘子大駕光臨，著實令本店蓬華生輝……」

這會兒不用鍾靈提醒，朱嬾嬾和杜鵑帶著她落荒而逃，那話都沒說完的掌櫃看得目瞪口呆，都要懷疑起自己這家店是否沖煞了什麼東西，這般嚇人？

鍾靈等人這一跑，直接就跑到了第三家客棧，這次她學乖了，在朱嬾嬾欲進門之前拉住她退後一步，用眼神向杜鵑示意。

「妳去，要兩間上房，我們在外頭等妳。」

杜鵑領命去了，在客棧裡耗了一段時間，再出來時身上的包袱已換成輕便的荷包，鍾靈與朱嬾嬾才鬆了口氣。

「可是……」杜鵑雖然成功入住，臉色卻頗為猶豫，「這家客棧好像也是馬幫的產業，我看到一些弟兄在裡面大堂喝酒。」

鍾靈握緊拳頭，忍住衝到馬幫一拳揮往司霆臉上的衝動，你他娘的有必要這麼家大業大嗎？到現在她才領悟，司霆提的那個條件根本就是個陷阱，風家坪八成以上是馬幫產業，隨便走都是坑，只要這裡的人還認得她、朱嬾嬾或杜鵑，她們就不可能不與馬幫產生瓜葛，他壓根就沒想讓她在外頭輕鬆快活的過日子！

「看來我們暫時進不去了，晚點回來我們就買面紗帷帽什麼的戴著，別讓人認出來。」鍾靈僵著臉說道。

朱嬾嬾與杜鵑認同地直點頭。

前者腦子一轉，提議道：「橫豎眼下無事，要不我們先和娘子去尋人牙子？待娘子的院子改建好，會需要不少下人，先讓人牙子替我們留一些人，否則事到臨頭恐怕挑不到什麼好的。」

「言之有理。」鍾靈雖是現代人，卻沒有打算改變古代人口買賣的現狀，她沒有能力，現在確實需要一些人手，反正又不會打罵虐待，買來就當聘雇員工便是。眾人換了一個方向，在朱嬾嬾的帶領下，來到風家坪最大的一處牙行。那牙人眼睛尖極，三女才出現在門口，來人的身分他便心中有數。

「唉！這不是朱嬾嬾嗎？」牙人殷勤地將三女帶入門，殊不知她們聽到他這一聲招呼，心中忍不住涼意蔓延。

上完茶水，牙人看向鍾靈，「那這位定是四少……呃，鍾娘子了。不知鍾娘子今日來有什麼需要？」

「我需要你別把我今日來過的事告訴馬幫。」鍾靈欲哭無淚，連牙行都是馬幫開的嗎？

牙人一楞，很快又恢復了笑容，「娘子要求，小的自無不從。今日娘子是要挑一些服侍的丫鬟，還是粗使婆子？」

聽他這麼上道，鍾靈微鬆口氣，「我們需要門房，馬夫，廚娘，幾個做粗活的漢子和婆子，婢女……大概就這樣了。」

「現在不是買人的旺季，好的人年關前都被挑完了，行裡暫時沒那麼多人，不如我先將手裡有的人讓娘子挑挑？」牙人面露難色。

「我不急著要，一個月後我會再來，你幫我把人留著就好。」鍾靈估算了一下房舍施工的期程。

雙方達成了共識，鍾靈等人也不再留，在牙人的恭送下離開牙行，只是她們不知道自己才走出大門都還沒拐彎，牙行裡一名小廝已悄然由後門溜了出去，直奔馬幫。

今日算是勉強辦好了幾件事，只是比想像中勞心勞力多了，鍾靈壓下心中一股莫名地煩躁感，離開牙行後又去了布莊，買了幾頂面紗戴上，又補充了些生活用品，再回到大街上時，夕陽僅剩餘暉。

「我們用完膳再回客棧吧！」鍾靈實在不想冒著被發現身分的風險與客棧掌櫃周旋，不如先在外頭吃飽。

此番建議得到了眾人的認同，有了前幾次的教訓，這次地頭蛇朱嬾嬾選了一家她完全不認識的飯館，由杜鵑先入內確認過沒有馬幫的弟兄在裡頭吃喝，其他人才放心地走了進去。

叫了幾道如帶把肘子、涼拌豆角、油炸小魚等當地特色菜肴，一人一碗羊肉河漏，待菜色上齊了，便大大方方的取下面紗開始用膳。

鍾靈剛穿入書中是帶傷的，每天吃的不是藥湯就是粥水補品，苦澀寡淡。現在有了吃大魚大肉的機會，自是不會放過。

帶皮的肘子一咬下入口即化，肉香四溢；涼拌豆角清脆爽口，炸小魚雖然有點腥，卻也風味獨特，最特別的是那河漏，湯汁清甜濃郁，羊肉軟嫩不膻。

這一頓直從夕陽西下吃到月升東天，結帳時三人都抱著肚子快走不動道。

那掌櫃一臉討好的笑。「鍾娘子，這一頓小店請了，怎麼能讓您花銀子呢？」

這聲鍾娘子叫得人背脊生寒，三女臉色微變，尤其是鍾靈，當即覺得血氣上湧，一股反胃的感覺令她衝出門去，扶著路樹不能自己地嘔吐起來。

杜鵑與朱嬾嬾連忙追過去，掌櫃見狀嚇壞，暗忖莫不是自家飯館的食物出了問題？胃裡翻江倒海一陣，好不容易緩和一點，鍾靈在杜鵑及朱嬾嬾的扶助下回到飯館中，只是臉色有些蒼白。

「鍾娘子，這……這是怎麼了？」掌櫃手足無措，臉色比鍾靈還難看。

她擺了擺手，無力地說道：「不甘你的事，我就是……就是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，聽到你要請客，嚇得都吐出來了。」

這藉口不僅令掌櫃用古怪的眼神看向她，就連朱嬾嬾與杜鵑都頗為一言難盡。

馬幫究竟是怎麼虧待這位前四少夫人了？看看一頓好菜就把人嚇成這個樣子，就算要找藉口，能找個合理點的嗎？

「那……」掌櫃有些不知該怎麼辦了，「半價？」

「嘔……嘔……」鍾靈忍不住又衝了出去，把方才沒吐完的一半給吐完。

剛才吃下去的東西可說全還給飯館了，掌櫃也不好再堅持，末了，鍾靈還是結了全帳走人，掌櫃一副遺憾的模樣，站在門口遠遠地目送她們。

此時月黑風高，幸而這裡的人習慣在簷上掛燈籠，晚上點亮，即使走的是夜路，不至於一點光都沒有。

風家坪全是馬幫地盤，鮮有宵小強盜，所以即使只有她們三個弱女子，路上倒還安全。只是鍾靈從離開飯館就是一臉土色，讓朱嬤嬤和杜鵑有些害怕。

「娘子，不如老奴去替妳請個大夫？」朱嬤嬤擔憂地問。

鍾靈不置可否，臉色依舊凝重，沒由來地突然問道：「嬤嬤，杜鵑，我問妳們，我與司霆最後一次同床是什麼時候？」

這事妳自己不知道？

朱嬤嬤與杜鵑對視一眼，最後是負責貼身服侍的杜鵑仔細回想，小心翼翼地說道：

「大、大概快兩個月前，娘子妳忘了嗎？」

鍾靈的聲音有些顫抖了，「那我上個月有換洗嗎？」

杜鵑一愣，隨即聲音也跟著顫抖起來，「沒……沒有！」

完了！鍾靈、朱嬤嬤和杜鵑無聲交換了個眼神，都有種大難臨頭的感覺。

經歷一整天的折磨，最後再來記重擊，簡直令人忍無可忍，鍾靈終於崩潰地向天大喊道：「司霆你這個王八蛋——」

這一陣子不知是馬幫人少了或是主子間有了齟齬，一股暗流無聲湧動著。

大少風夔因為負責統籌各項事務，如今正在京城走動關係。這陣子他不在也好，因為他的緣故害袁柔依流產，司霆與他還有筆帳沒算，要風夔真回來了，狂狷霸道的他豈容旁人挑釁，就算是結拜兄弟也不成，那還不立刻打起來。

二少雲從龍算是最為輕鬆的一個人了，他容貌昀麗，性格灑脫，自也喜歡美麗的事物，而袁柔依樣貌不俗，是嫋嫋婷婷弱柳扶風的江南佳麗，在北方可不多見，他欣賞她的柔美。

四少之中也許只有他對袁柔依是如妹妹般疼愛，不摻雜男女之情，所以幫中奇怪的氣氛並沒有干擾他太多，而他算是馬幫的智囊，只要有他坐鎮馬幫，幫裡就不會出大事。

若真要說馬幫中心情最受衝擊的，應該算是三少雷傲宇。

他只比司霆大兩個月，心性卻遠沒有後者沉穩，自小他便以袁柔依的保護者自居，同時又極為崇拜大哥風夔，現在風夔做了對不起袁柔依的事，無疑將他兩個信仰都擊碎了，偏幫哪方都不對。即使他先前正去南方收購糧食及布匹，聽到袁柔依出事仍是急忙趕回，然後所有怒氣便全發洩在原主鍾靈身上，可以說原主的消逝，這傢伙要負大部分的責任。

至於四少司霆，與妻子和離，表妹又遭難，該是最難過的那一個，但他一向沉默寡言，並沒讓旁人看出他的心思，唯一不同的是鎮日耗在草場，幾乎不回幫裡了。他一手養馬馴馬的好功夫，馬幫無人能及，要留在草場似也說得過去。

草場在風家坪之外的山坡上，倒是讓他躲過了不少關於他和離的風言風語。

很快地，距離鍾靈離開馬幫，已然一個月過去，再兩天就要清明了。

天兒總算比上個月暖和一點，但也只是一點，馬幫的大總管劉祥仍穿著一身駝絨夾襖，腳步匆匆踩過石板道，左彎右拐地來到了偏廳。

今日司霆由草場回來，雷傲宇特地沒出門，而雲從龍是一向都在幫裡，三人是特地聚集起來等著過兩日上山祭拜馬幫英烈。

難得四少中有三名都在，索性趁機將所有需要裁示的事情都稟報了。

劉祥先恭敬地敘述南方收的糧食及布匹已經陸續運回，就等著風家坪收穫冬小麥後再一起整裝北行，運到邊關換取鹽引。

鹽引可至鹽場支鹽，然後再運送到朝廷規定的地方售賣，其中利益巨大，是馬幫最大的收入來源，所以眾人都非常重視，聽著劉祥的稟報沒什麼差錯，才放下了心。

「對了，鍾娘子離開馬幫後不知如何了，可有消息傳回？」雲從龍此時也有心情閒聊了。

雷傲宇冷哼一聲，他對鍾靈的厭惡根深柢固，「管她那麼多，就算死了也不關我們馬幫的事！」

雲從龍雖也不喜鍾靈，卻不會讓這種情緒凌駕理智，「總得知道她有沒有出什麼問題，敗壞馬幫的名聲。」

「她敢！」雷傲宇低喝，早知道當初就一掌把她打死，免得留到現在一堆麻煩！司霆眉頭微皺，沒有說話。雖說鍾靈和離後搬了出去，表面上與馬幫毫無關係，但她畢竟曾是四少夫人，真要拿著這名頭出去招搖撞騙，多少還是能起點效果。鍾靈過去的囂張任性著實令人難以放心，所以馬幫始終有人默默盯著她，只要她安分守己，便不會干涉她的生活。

劉祥對此早有準備，有條不紊地說道：「鍾娘子相當安分，雖說風家坪不少馬幫的產業會因為她的身分給予低廉價格，但她從未接受，甚至可以說避之唯恐不及。這一整個月她的房舍正在整修，所以與婆子丫鬟搬到了客棧暫居，那客棧恰好亦是幫中產業，不過鍾娘子進出都戴著面紗，似乎不願被人認出，住宿的銀錢也是照付，掌櫃便也故作不知。」

雲從龍領首，「若她早能如此，何須走到今日田地。」

雷傲宇冷笑，「怕是裝的吧？以為這樣我們就會讓她回馬幫？老四會重新接受她？」

司霆冷目掃了他一眼，對這不可能的假設不屑做任何回應。

劉祥卻是若有所思地道：「依屬下觀察，鍾娘子應該沒有回馬幫的打算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雲從龍好奇，那女人吃過山珍海味，難道還會甘於粗茶淡飯？

「鍾娘子在外頭過得相當愜意，每日帶著婆子丫鬟出門尋訪美食，閒了去聽人說書、參拜、賭馬、看戲……呵呵，不知怎麼她特別喜歡咱們華陰老腔，有時聽得興起了還會跟著吼一聲，可謂樂不思蜀。」

三位少主聽到了鍾靈愜意的生活，不約而同挑起眉，想不到她是這樣性格的人，

尤其是司霆，忍不住暗自省思，若是當初他沒有要求鍾靈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把她關得狠了，是否她就不會去找袁柔依的麻煩，兩人的婚姻也不會落得這般慘烈下場？

未料劉祥的話不止這些，還有更令他們驚訝的。

他娓娓說道：「這兩日鍾娘子的房舍已經整修完畢，請的是西大街的林大郎。改建的草圖是鍾娘子自己畫的，林大郎對鍾娘子的奇思妙想讚不絕口，認為她之才能勝過已故的鍾大師多矣，至少林大郎是自嘆不如。」

「她自己畫的草圖？」雲從龍益發好奇了。「可有拿到手？」

「那草圖林大郎在完成房舍整修後便上交幫中了。」劉祥慢條斯理地從袖袋中取出草圖，身為經驗老道的大總管，他知道用得上。「請諸位少主察看。」

雲從龍接過圖，旁邊司霆及雷傲宇的兩顆頭也湊了過來，三人細細的觀察，不時你來我往推敲一番，最後得出的結論令三人都難以置信。

她草圖內提到的什麼自來水、淋浴間、水地暖、採光窗等物，不僅新奇，而且可行，至少是他們迄今從未見聞過的。

「妙啊！」雲從龍是個聰明人，自然更明白要想出這些，腦子得有多靈活。「她這是青出於藍勝於藍，我當真想去她的新居瞧瞧，這些東西是否能用？」

雷傲宇不以為然，「青出於藍？我可不信她真能比鍾大師還出色。」

「至少我沒見鍾大師生前做出她做的那些東西。」雲從龍可不慣著他的偏見，仍興致勃勃看著手中草圖。

雷傲宇無法反駁，卻仍不願接受，「就算她再厲害，我還是討厭她！」

「若當真如此高才，她有差你一個人不喜歡她嗎？這番手藝拿出去，多少人願意捧著她。」雲從龍中肯地道。

「不過是畫了一張草圖，算不得什麼成就，小心被人捧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」雷傲宇冷笑起來。

兩人居然為了一個鍾靈意見相左，隱然就要爭執起來，一旁的司霆不由清咳兩聲。

「咳咳，你們與其這般注意一個已經被趕走的人，不如把精力放在接下來把糧食北運的事情上。要知道其他商會傳來的消息，如今鹽引可是越來越難換了。」兄弟們對他前妻的關注似乎太過了，這令司霆有些不舒服，索性直接把話題帶開。雲從龍卻不放過他，揶揄地道：「老四，可有後悔錯過了這麼一個身懷大才的女子？」

「她的問題不在才能，而在品格。」司霆正色道。

此話一出，另外兩人倒是閉嘴了，確實依照鍾靈在馬幫的作為，再高的才能也不能掩飾她的小家子氣與善妒。

「若是她能繼續安分守己，那麼就算她當真才華橫溢，甚至藉此闖出一番天地，名聞遐邇，那也是她的本事，我不會阻撓更不會干預。」司霆又道。

這麼說已經算是公平公正了，劉祥怕三位少主一言不合，連忙插口，「屬下會繼續盯著鍾娘子。諸位少主放心，鍾娘子連去醫館都特地跑到華陰縣城，想要避開風家坪所有馬幫旗下的產業，就知道她應當學乖了，不敢再鬧出事。」

「需要躲成這樣？」雲從龍啼笑皆非。「好吧好吧，這麼看起來，她也不希望我們對她關注太多，便各自安好吧！」

事情似乎就這麼雲淡風輕的過去了，但鍾靈連就醫都要特別跑到縣城這事，卻讓司霆起了絲不安，總覺得自己忽略了什麼。

Crescent